



雷冬南

杨军 梁学 著

1247.5
2933
3

南国冬雷

杨军 梁学 著

BK 13118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B

460262

南 国 冬 雷

杨 军 梁 学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八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崇左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10印张 210千字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册

ISBN7 —5363—0141—3/I·0023

(书号: 10138·94) 定价: 1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南国冬雷》以一九二九年百色起义为时代背景，描述了桂西一带壮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挣脱封建枷锁，同国民党反动派、军阀豪绅、反动地主展开一场大搏斗，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，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业迹。作者以刚健豪放的笔触，展现了这一宏伟的历史画卷，大幅度地概括了那个时代、那个地区错综复杂，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。

这是第一部正面描写百色起义的长篇小说。作品中出现了邓斌、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，描述了国民党旧军队的改造和分化。小说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壮族英雄人物，形象丰满逼真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扣人心弦。语言丰富流畅，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。

目 录

序 曲.....	(1)
第一章.....	(36)
第二章.....	(79)
第三章.....	(103)
第四章.....	(138)
第五章.....	(176)
第六章.....	(204)
第七章.....	(236)
第八章.....	(274)
后 记.....	(312)

序 曲

一道利剑般的电闪，刺破黑沉沉的万里长空，照见右江上一只飘荡的小船。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，好似击穿了天池堤坝，暴雨瓢泼一样下了起来。江面上，风狂浪涌，洪水滔滔，小船在波峰浪谷里颠簸、摇晃，随时都有被浪涛吞没的危险。船舱里，有两个年青人——李成和他的未婚妻韦玉灵正双手摇橹，拼命与风雨搏斗，让小船在急流恶浪中保持平衡。他们全身都湿透了，手脚冻得冰凉。但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些，求生的欲望强烈地刺激着他们，使他们竭尽全力将小船划向对岸。

又一道电光闪过，李成发现玉灵脸色苍白得可怕，就关心地喊道：“阿妹，你冷吧？”

“不、不冷！”韦玉灵答应着，牙齿咬得格格响。

“靠近我！”

“嗯！”

黑暗中，韦玉灵感到自己的小腿碰着了李成的小腿，顿时，好象有一股热流猛地注入，全身都觉得暖和了许多。她又挥动了那把沉重的大橹，与汹涌的风浪博击起来。

小船终于冲过了江心，顺着水流滑进了一个风浪较小的河湾，船身渐渐平稳下来了。李成这才松松了口气，把船轻

轻摇近岸边，倚靠在一面大石壁下。小声说：“阿妹，累了吧，快进船篷里歇歇。”说着拉起玉灵手，便牵着她钻进船篷坐下来，然后脱下衣服拧干披到玉灵身上。

这时，风住了，雨也渐渐停了，墨黑的夜空里，跳出了几颗寒星，接着一勾弯月也从云缝里钻出，给野马般啸叫奔腾的右江抹上一层寒惨的白光。

韦玉灵太累了。一坐下来就全身发软地倒进了李成的怀里。她紧闭双目，一动不动，只是双手紧紧地搂住李成的肩膀。她觉得，只要有李成哥在身边，就象背靠一座大山，什么惊涛骇浪也不可怕。

李成也紧抱着玉灵，用自己的体温暖着她。他觉得很对不起玉灵，让她跟着自己担惊受怕，要是刚才小船在江心倾覆，他注定要后悔一辈子的。

两人都不说话，静静地依偎，默默地想着心事。远处，近处，鸣响着“哗哗”的涛声。

蓦地，韦玉灵身子一颤，霍地站了起来。

“阿妹，你怎么啦？”李成赶忙拉住她。

韦玉灵定了定神，又一头扑进李成怀里，嚤嚤地哭了。

李成心想，玉灵一定是还没有忘记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。然而，玉灵想起的并不仅仅是这些。

她想起了今晚发生的一切。

本来，今晚是玉灵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。

吃过晚饭的时候，阿妈就把她拉进房里，说：“阿灵，明天你就要做‘雅嫫’*了，还不快梳梳妆，换换衣服？等会儿村上的小姐妹要来看你呢。”

* 雅嫫，壮语，即新娘。

玉灵脸红红的，羞答答地在妆台边坐下。

阿妈打开一只破旧的樟木箱，从箱底下翻出一套衣服，不安地说：“阿灵，阿妈穷，没法子给你添置新衣裳，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作陪嫁，这套衣服是阿妈做雅嫖时穿的，还有八成新，你就穿上吧，真对不起你。”

玉灵转过身，一把抓住阿妈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阿妈，别这样说。我什么也不要！你和阿爸辛辛苦苦把我养大，我还来不及报答你们呢。”

“阿灵，你能体谅阿妈就好。”玉灵妈叹了口气。“李成家里也困难，明天你到了他家，还是要吃苦的。”

“我不怕。李成哥对我好，再苦我也受得。”

玉灵妈眼睛湿润了，哽咽地说：“他家还有老人，要孝顺他们，做个好媳妇。”

“阿妈，你放心！”韦玉灵鼻子也发酸了。

玉灵妈不再说话，静默了一阵，就对女儿唱起了传统的“嫁歌谣”，声音委婉，沉郁，充满了母女的惜别之情：

如今我女要出嫁，
先听父母心里话，
一桩一件吩咐你，
千万别忘父母话。
林中百鸟要分家，
自古男女要婚嫁，
今日我女别娘去，
为了自己要成家。
三从四德是第一，
孝顺公婆要牢记，

自幼在家从父母，
出嫁从夫好贤妻。
从此你到亲家去，
家堂外礼要自知，
兄弟妯娌要和好，
早晚切莫失礼义……

母亲的歌一声声，一句句飘进韦玉灵心里，她不断地点着头，也不断地流着泪。

这时，堂屋里响起了姑娘吃吃的笑声。玉灵妈连忙用衣袖擦了擦眼角，说道：“阿灵，快换衣服，姐妹们来看你了。”说罢走了出去。

不等玉灵邀请，姑娘就拿着饱含姐妹情意的礼物鱼贯而入。这些礼物有千层底布鞋，有各种自己编织的带花毛巾，也有一方方土布料。每一样礼物上面都贴有小小的四方红纸表示祝贺。姑娘们把这些礼物整整齐齐地摆在梳妆台上之后，就围着玉灵坐了下来。

玉灵赶紧斟来喜茶逐个请姐妹们唱。姑娘们接过茶碗吻一口，笑一阵，整个房间充满了喜庆的气氛。

喝过茶，屋里的气氛就由热烈变成沉郁了。姐妹们互相伸手攀着肩头，难过地唱起了“姐妹歌”：

一张板凳四脚开，
今夜姐妹坐排排；
今夜姐妹排排坐，
明早姐妹就分开。

今夜当唱妹不唱，

明夜想唱去人乡；
去到人乡人喊嫂，
无人喊妹做姑娘。

今夜当哭妹不哭，
明夜想哭去人屋；
去到人屋人喊嫂，
哪个喊妹做阿姑……

真挚的情感，哀伤的腔调，紧促的节奏，强烈地摇曳着每一颗心，玉灵掩面哭了。虽然她明天要嫁去的地方不远，李成哥也是自己所热爱所熟悉的，但是在这个揪心扯肺的离别之夜，往日姐妹间共同劳动，一起生活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情谊，就象冲出闸门的流水在玉灵胸里翻腾，她唱道：

姐妹亲，
共张板凳共口针；
亲亲姐妹分离了，
这张板凳起灰尘。

姐妹欢，
共园挑水淋菜秧；
亲亲姐妹分离了，
园门生草菜枯黄……

正当姐妹们伤感地歌吟离别、难分难舍的时候，村巷里突然传来阵阵杂乱的狗吠声，跟着一串急促的脚步撞进家来，就听到有人气喘喘地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李成出事了！”

来人叫赵上壁，那仁村人，是李成的表哥。刚才，他在

家里正为李成举行“花桌会”^{*}，猛丁就闯进几名团丁，要抓李成。好得李成手脚灵活，一纵身跳出后院跑了。

玉灵妈听了这个消息，吓得手脚发软，面如土色，哭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”

玉灵爸韦兴国见过世面多，遇事沉得住气，他捧着竹水烟筒“卜噜噜、卜噜噜”地抽了几口，就镇定地问赵上璧：

“李成伤着没有？”

赵上璧答道：“大概没伤着，团丁朝黑地里开了几枪，可连个影子也没看到。”

“这就好。”韦兴国家长地吐了口烟，说：“这世道，真叫人活不下去了。”

赵上璧渐渐地喘过了气，说道：“大叔，李成这一走，短时间很难回来。黄家盛那狗东西是不会放过他的。所以，明天的婚礼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人不出事就万幸了。”韦兴国放下水烟筒，又问赵上璧，“李成会跑到哪里躲呢？”

赵上璧说：“可能到雷田大伯家去了。不过，这地方到处有黄家盛的爪牙，想躲也躲不住，或许李成会跑得远远的。”

韦兴国沉吟了半响，忽然说：“上璧，我们快去看看他。”说着拉起赵上璧就要出门。

“等等我！”韦玉灵在房里完全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她泪流满面，直为李成担心，一听说阿爸要去看李成，就急忙跑出来喊道：“我也去。”

^{*}花桌会，是壮族婚礼的前夜，男家教育新郎的集会。

赵上璧看了韦兴国一眼，见他没有吭声，也不阻拦，就带上他们父女俩匆匆向竹洲村奔去。

天色漆黑，雨云低垂，道路坎坷，他们跌跌撞撞地跑了大约一个钟头，才来到竹洲村。

竹洲村傍水而立，夜色中，影影绰绰地能看出村落的影子。沿着江边小路，他们迳直来到了雷田大伯家。

李成果然在这里，正和雷田说话，听到敲门声吃了一惊，当听清是赵上璧的声音时，才开门让他们进来。大家一见面，悲喜交集，目光相对，只有韦玉灵有些不好意思，羞答答地站在韦兴国后边。

“坐，请坐。想不到大家都来了。”雷田招呼大家坐下，指着盛在三角架上鼎锅里的熟红薯说：“都饿了吧，吃！”

大家也不客气，拿起红薯就吃。韦兴国边吃边问李成：“你受惊了吧？”

李成武高武大，血气方刚。一年前，他为了报父仇，夜里闯进地主黄家盛家里将这恶霸刺伤，从此逃到那仁村赵上璧表哥家里，隐名埋姓，伺机再报家仇。不料，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，被黄家盛的爪牙发现了，就发生了今晚的变故。此刻，听到韦兴国询问，就气愤难平，说：“上次要是一刀将那老狗杀死就好了，他是存心不让我们活下去了的。”

“唉！”韦兴国叹了口气，“黄家势力大，背后又有靠山，我们斗不过他。”

“我就不信！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他踩到脚底下的。”李成霍地站起来，拳头捏得格巴响，双目射出仇恨的亮光。

“对！”雷田点点头，“只要我们农友们连成一心，整

个旧世界都可推倒！”

韦玉灵歪着头听着，举到嘴边的红薯也忘了吃。

一直默不作声的赵上璧咽下了一口红薯，说话了：“李成，今后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李成望了雷田一眼，说：“黄家盛是不会放过我的，我决定离开这里。”

“到哪去？”韦兴国关心地问。

韦玉灵也瞪大了眼睛。

李成说：“雷大伯介绍我到南宁去找他的一位朋友，以后就在外面打工。”

“不回来了？”韦玉灵急得脱口而出。

雷田笑了，说：“雅嫫，放心。李成会很快回来的。”他是右江地下党负责人，这次让李成到南宁去，实际上也是与上级党组织联系。

起风了，窗户吹得“澎澎”响，村上又传来几声狗吠。李成警觉起来，对雷田说道：“大伯，我该走了，久留这里不方便。”

雷田握住李成的手：“刚才和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吧？”见李成点了头，又回身从桌子上拿起一封信交给他。

李成接过信藏进了贴身的衣袋里，然后转头望了大家一眼，动情地说：“大伯、阿爸、表哥，我走了。”又走近玉灵一步小声道，“你保重。”

韦兴国眼睛红了，伸手拉住李成，沉重地说，“孩子，路上要多加小心。”

李成泪水盈眶，又不忍让大家看见，立刻抬腿跟出了门。韦玉灵身子一闪也追了出去。

韦兴国正要阻拦，雷田却挡住他，说：“让她去送送李成吧！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，让他们说说贴心话嘛！”

风更大，雨将下。韦玉灵送李成下到江边，又一同跳进了那只打鱼的小船……

天快亮了。小船轻轻靠拢了码头。李成摇了摇还在朦胧中的玉灵说：“阿妹，我走了。你回去吧，阿爸阿妈年纪大了，你要好好服侍他们。有什么困难，就找上壁表哥，他会帮助你的。”

李成跳上了岸，弯腰扶住船头，又说：“黄家盛那条老狗还要到处咬人的，以后你也要当心一些，等我回来，再好好找他算帐。”

韦玉灵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恋人，黑亮亮的大眼里注满了泪水，想说什么一时又说不出，只是将李成披在自己身上那件衣服取下，重披到李成的身上。

李成又嘱咐了几句，就顺着江边小路，甩开了大步。没想到走了不远，忽然听见后面脚步响，回头一见，是韦玉灵追上来了，她喘着气轻声喊道：“成哥，到了南宁，别忘了捎信……”

李成连忙迎上去，伸手帮玉灵抹了一把淌下腮边的泪：“知道了，你放心。”说罢转身就走，没再回头。

二

四、五百里山路，弯弯曲曲，连锦不断。李成爬山涉水，日夜兼程，奔走了四昼夜，才到了南宁。

这是一座不算古老的城市，座落在邕江之滨。房屋多是两层建筑，下面有骑楼。街道狭窄，两边栽有凤凰树、桃榔树和葵扇树，一派南国情调。商号门前，悬挂着大减价、大拍卖的旗幡，时而有几声粤曲从里面飘出。街道上，行人稀少，神色慌张，来去匆忙。突然，有一队骑兵驰马而过，吓得在街边玩耍的小孩哇哇哭叫。

李成穿过西关路，正要向大码头走去，忽然看见一个报童摇晃着手中的报纸沿街叫喊：

“卖报，卖报，新出的广西报！特号新闻，特号新闻，蒋桂战争结束，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竑溃逃香港！李明瑞荣任广西省绥靖司令兼军事特派员，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！特号新闻，特号新闻！卖报……”

听到喊声，很多人围拢了过来，有的喜形于色，有的忧心忡忡，一边买报，一边议论纷纷：

“唉！几年了，军阀明争暗斗，兵连祸结，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，民不聊生。要是战事还不结束，我们的日子真不用过了。”

“这回可好了，老百姓总算喘过口气了。”

“听说李、俞也是蒋介石委任的，不知新政如何？”

“等着瞧吧……”

李成买了一张报，听众人议论了一阵，也不敢逗留，又继续向邕江边的大码头走去。

大码头紧靠河边街，人声鼎沸，一片繁忙。这里上通百色，下连梧州、广州，交通便利。江上船来船往，汽笛声声，许多货物在这里集散，许多工人在这里卖命。他们一个个弯着腰象只骆驼背着沉重的麻袋一步一步爬上码头，汗珠

象雨水般从身上流到地上，气喘喘犹如拉响风箱一般。李成看见十分同情，心想：这里的工友和我们农友一样，生活如牛作马。要是不推翻反动统治阶级，我们哪有出头之日！

这时，有个穿着破烂的工友走过身边，李成立刻问道：“大哥，请问方天宇大叔在哪里？”

工友向四周环视了一眼，就伸手指着不远的一个货仓说：“喏，就在那里。”

李成道了谢，向货仓走去，见门口站着个穿白褂子的中年人，就有礼貌地问道：“大叔，请问方天宇师傅在这里吗？”

中年人打量了一下李成，反问：“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李成答：“别人托我带了点药材给他。”

“什么货色？”

“党参。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“当归。”

暗号接上了，中年人脸上露出微笑，握住李成的手低声说：“同志，我就是老方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叫李成。”

“从什么地方来？”

“右江。”

“好，跟我来吧。”方天宇说罢，向附近一个看守货仓的工友打了个招呼，就披上一件粗布外套，出了门口，大步向街上走去。

穿过低矮的河堤，光线逐渐暗淡。密密匝匝，拥挤不堪

的破烂棚户上空，飘浮着一片灰色的烟雾，空气污浊得叫人窒息。这是码头工人的住宅区，肮脏而贫困，许多老人和小孩正在自家门口翻晒着捡来的破烂，一阵江风吹过，鸭毛、纸片、草屑满天飞。过了棚户区，进入街口，在骑楼下走过几间商号，就到了方天宇的住处。

“到家了。”沿着木扶梯登上二楼，方天宇就热情地对李成说，“你走了几天几夜的路，够累的了，快歇着，我给你弄点吃的来。”

李成也不客气，“嗯”了一声，就在一张长条凳上坐下，好奇地打量着屋里的摆设：几张磨得很光滑的条凳，一张四块木板搁起的床上，铺着一张破旧的草席，一床黑布棉被，叠得齐齐整整摆在床中间。木板围成的墙上开着一面大窗，望出去，邕江、码头尽收眼底。

李成饱饱地吃了一餐饭，倒头睡着了。当他睁开眼时，已是第二天的中午。

吃过饭，方天宇没有上工，留在家里与李成聊天。他打开桌面上放着的一包生切烟丝，卷了一支喇叭叼在嘴上点燃吸着，满脸带笑地说：“小李，你是头一次来南宁吧？看你挺机灵的，很快就找到了我。”

李成腼腆地一笑：“给大叔添麻烦了。”

“别这样说，这次来你是过路，还是长住？”

李成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方天宇，说：“这是雷田同志给你的信，里面都说了。”

方天宇看完信，问道：“小李，你读过几年书？”

李成回答：“在乡间学堂读过四年，后来又和田西师范读了一年半，就被开除了。”